

历史深处的

晓 柳 主 编

海 南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深处的履痕/晓柳主编. -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6
(历史名人经典)

ISBN 7-80645-484-5

I. 历… II. 晓… III. 游记-作品集-世界 IV. 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4538 号

历史深处的履痕

晓 柳 主 编

责任编辑 张新奇

*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1999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

字数:268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书号:ISBN7-80645-484-5/I·54

定价:22.00 元

目 录

约瑟夫·艾迪生〔英 国〕	西敏寺漫游	1
歌德〔德 国〕	施维茨的哈根山的登临	5
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弗特〔英 国〕	大 海	9
夏多布里昂〔法 国〕	密西西比河风光	14
雪 莱〔英 国〕	柯利修姆遗址	17
德拉克罗瓦〔法 国〕	犹太人的婚礼	27
雨果〔法 国〕	卢塞恩——皮拉特山	31
台奥多尔·施托姆〔德 国〕	春到海堤	47
都德〔法 国〕	从阿尔卑斯山归来	50
赫德逊〔英 国〕	初访布宜诺斯艾利斯	54
理查·杰弗理〔英 国〕	夏日芳草	66
史蒂文生〔英 国〕	松林中的一夜	71
契诃夫〔俄 国〕	萨哈林纪行	77
夏目漱石〔日 本〕	伦敦塔	93

目 录 II

德富芦花〔日本〕	红叶之旅	116
纪 德〔法国〕	刚果之行	127
蒲 宁〔俄国〕	静	134
国木田独步〔日本〕	武藏野	141
岛崎藤村〔日本〕	沿着千曲川	153
罗伯特·瓦尔泽〔瑞士〕	漫游八题	157
伍尔芙〔英国〕	夜 行	165
卡夫卡〔奥地利〕	旅途札记	170
若山牧水〔日本〕	比睿山	177
蒙哥马利〔英国〕	加拿大旅行记	186
拉格奎斯特〔瑞典〕	父亲与我	194
芥川龙之介〔日本〕	大川河的水	200
森田玉〔日本〕	欧洲的城市	207
伊瓦什凯维奇〔波兰〕	肖邦故园	213
川端康成〔日本〕	南伊豆纪行	225

目 录 Ⅲ

沈从文〔中 国〕	鸭窠围的夜	234
格·格林〔英 国〕	西非之旅	243
萨 特〔法 国〕	美国的都市	256
列维·斯特劳斯〔法 国〕	忧郁的热带	270
周立波〔中 国〕	托尔斯泰的故乡	280
加 缪〔法 国〕	阿丽阿德娜的石头	292
C·沃罗宁〔前苏联〕	四季生活	298
何塞·塞拉〔西班牙〕		
	从塔胡尼亚河到希富恩特斯	306
索洛乌欣〔俄罗斯〕	弗拉基米尔乡间公路	323
别洛夫〔前苏联〕	鲍勃里什山岗	333
植村直己〔日 本〕	北极纪行	349
哈·阿顿〔美 国〕	神奇的世界	357

〔英
国〕

约瑟夫·艾迪生

约瑟夫·艾迪生
(1672—1719)，英国
文学评论家。他是英
国期刊文学的创始人
之一，曾与友人合编
《闲谈者》，后又主编
《旁观者》日刊等。

西敏寺漫游

每当我作严肃的沉思时，我就经常独自到西敏寺去散步。那里的阴暗，教堂中一切用物，巍峨庄严的建筑和长眠在那里的人们，种种情景，都易使人心中充满悲戚，但也会勾起令人愉快的遐思。昨天，我在教堂的庭院里，在那些修道院和礼拜堂中，消磨了整个下午。在几个墓葬区，看看那些墓碑和墓志铭，倒也是一种消遣。墓志铭大多除了记载死者生年忌日之外，并没有别的内容，其实这已经就是死者的平生，为人类所共有的。我只能把这些人生的记载，无论是刻在铜牌上或是大理石上，都看做是对于这些作古的人们的一种讽刺；他们没有留下什么纪念物，留下的仅是他们的生

与死。他们令我想起英雄史诗中征战的勇士来，他们之所以被歌颂，也许只因为他们被杀戮；他们之所以被人纪念，也许是因为他们被杀戮；此外别无其他原因。

格荡卡斯、梅通塔克、塞西洛恰克等人的一生，在《圣经》中，足与圣贤同受尊重，这些英雄如今又安在哉。

我一走进教堂，就十分欣赏掘墓时的情景，在每一锹的抛撒中，我都看见成型的新泥混合着骸骨和颅盖的碎片。这种碎片，曾几何时，还是人类躯壳的一部分。我由此想到，躺在教堂铺石下面的人何止千万，男人和女人，朋友和仇敌，牧师和士兵，僧侣与传教士都已成为齑粉，混合成一块。无论何人，优秀的、有权势的、年轻的、年老的、衰弱的、畸形的，都将毫无区别地躺在乱糟糟的泥堆中。

我曾经阅读过几本谈人类问题的大杂志，我特别注意调查矗立在那古老建筑角落里的纪念碑，有些刻着揄扬过分的墓志铭。假如死者有知，一定会因他的朋友对他的奉承而感到羞愧；也有一些又嫌谦卑过分，它们用无法理解的文字，去讲述死人的品质，死者因此长年不为人知。在有些富于诗意的地方，我发现有长眠地下的人却没有纪念碑；有纪念碑的又不是诗人。我观察到，现代战争使许多纪念碑充斥教堂，这些耸立的石碑，都是为纪念葬身在布冷亨平原上或海洋里的人们而立的。碑下只有空穴。

当我感到我的心情处于一种严肃的欣赏中时，我就离开了我们英王的教堂，以便来日能够回味。我知道这类消遣，容易在胆怯的心灵上浮起灰暗而沮丧的思潮和幻想，我虽然常常是严肃的，但还不知道，悲哀是什么，因此，在教堂庄严而深沉的场景中，我却能有在最愉快活泼的情

景里那样欢愉的心情。依靠这种方法，我就能够用那些别人害怕考虑的事物来改善自己的心境。当我看到伟大人物的墓碑时，我的羡慕情绪就一扫而光；当我读到优美的墓志铭时，我的奔放感情就骤然消失；当我在墓碑上发现父母的忧愁时，我的内心就要产生无限惋惜；而当我瞧见他们的墓穴时，我就思忖，哀伤何益？其实，我们很快也要随他们而去。当我看见那些国君卧在推翻他们的敌人旁边时，当我看见敌对的谋士们肩并肩地躺在墓穴里时，或者想到那些用竞争和辩论把世界分割开来的神圣的人们时，我就悲哀而惊愕地回忆起人类渺小的竞赛、派系和争吵。我读着这些墓穴不同的立碑日期，有些人是昨天才死，有些在 600 年前就已归天了，由此我就想到，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最终都是要一起走到这里来的。

(黄绍鑫译)

〔德
国〕

歌

德

歌德 (1749—1832), 德国诗人、思想家。主要作品有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 诗剧《浮士德》等。

施维茨的哈根山的登临

1775年6月16日（我的日记到这天才记日子），我们走上崎岖难行的险路，嶙峋奇拔的石山必须越过，四周孤寂荒凉。到了傍晚7时3刻，施维茨的哈根山（Schwyzer Hakken，是阿尔卑斯山脉的支脉）已现在我们面前。几峰相并，屹然高插云霄。在路上，我们破题儿第一遭看见雪。在那巉岩的高峰上，雪自去冬以来便积着不消。太古的松柏的森林茂密地填满那深不见底的山谷，俯瞰下去的我们凛然产生一种严肃畏惧之感。我们是要下山到这山谷去，略事休息，精神振作起来，便大胆地敏捷地循着那峻峭的小径，从一个崖到一个崖，从一个岩到一个岩，跳跃似地下山，到了晚上

10时，我们便抵施维茨（Schwyz）。我们又疲倦，又精神焕发，又颓然欲倒，又兴奋异常。我们急忙找水喝来润我们的难耐的干喉，饮罢，精神更觉酣畅。读者试将当时的我和我的朋友想象一下吧，我是约略两年前写过《少年维特之烦恼》的青年，而帕沙万特比我还年轻，曾读过我这篇异样的作品的原稿而引起热烈的共鸣。这两人不知不觉意外地置身于某程度的自然生活中，栩栩欲活地回忆已经逝去的旧情，沉陷于现在的热情，随便构想空中楼阁似的计划，凭着自己的蓬勃的精力，而纵横驰骋于空想的世界中。读者如设想及此，就可以推测到我们当时的情景的几分了。关于它，我的日记曾写有这样的一句：“尽情的笑和欢呼直至夜半才止。”如果日记上没有这句话，我恐怕还不知怎样描写当日的情景呢。

17日早晨，我们看见施维茨的哈根山的峻岭矗立在我们的客舍的窗前。在这个巨大而不整齐的天然的“金字塔”之巅，白云相继升起，飘来飘去。到了下午1时，我们离开施维茨而向里吉（Rigi，海拔1800米）进发。下午2时，我们已泛舟于阳光灿烂的劳耳泽（Lauerz）湖上。我们高兴极了，目眩神迷，差不多什么都看不见了。操舟的是两个精壮的姑娘，这是惬意的事情，我们就随它去。到了湖中的小岛，我们舍舟上陆，船娘告诉我们，从前的暴君曾在这岛上住过。究竟领主曾否居此，不得而知，但是现在废墟之间却添了隐遁者的茅舍。

我们登里吉山，7时30分，我们已站在“雪中的圣母”峰之前，然后是经礼拜堂和修道院，在“牡牛”旅馆歌宿。

18日星期日，早晨从“牡牛”旅馆眺望，把礼拜堂画出来。12时，往“冷浴场”或称为“三姊妹泉”的泉

场去。2时1刻，已登里吉山的绝顶，我们身在云中，这回感到有两重的不愉快：望眼既为山峰所障，降下来的雾又沾湿衣裳。可是，有时这儿那儿云破雾消，让我们看见一个为离合变化的轮廓所包围，庄严、澄朗的阳光照耀的世界，我们便不再抱怨了。因为这样的景致实是从前没有见过，一生也难再见的绝景。所以我们宁愿留在这个有点不快的境界中，徘徊不忍去，以便从那些飘忽变化的云海的罅隙之间，领略那浴着日光的一隅的大地，一线的湖岸，一角的湖面的景色。

晚上8时，我们再回到“牡牛”旅馆去，啖了烧鱼和鸡蛋，喝了充分的葡萄酒后，我们的疲倦的身体又复原了。

那时暮色已深，夜也渐渐来了，几种意味深远的谐和之音不断地在我们的耳边缭绕。礼拜堂的钟声，山泉的潺潺之声，不时掠过的微风的瑟瑟颼颼之声，远处传来的猎角之声——倾听着这些声音的时候，心安神宁，不觉颓然入睡。

(刘思慕译)

〔英国〕

玛丽·沃
尔斯通
克拉弗
特

玛丽·沃尔斯通
克拉弗特 (1759—
1797), 英国女作家。
主要作品有《论女子
教育思想》、《真实生
活的最早指导》、《为
妇女的权利而辩护》
等。

大 海

顿斯伯格从前是挪威一个国王的住处。在邻近山上，还保留着炮台的痕迹，那就是被瑞典人攻克的地方；海湾入口处也近在咫尺。

在这里，我曾常常迷路。在万分荒野的地方，我几乎碰不到什么人。有时，在山岩的遮荫下，斜卧在长满藓苔的沙丘上，在那些小圆石中，海水喃喃私语，使人平静欲睡——不怕任何凶暴的森林之神降临，干扰我的宁静。睡梦何等香甜，微风多么柔和，醒来时，用一双朦胧睡眼，好奇地追寻着那只转过巉岩或者隐蔽在覆满小岛的松树下面的雪白征帆，凝视着那座从海中突起的秀丽小岛，把可怕的海洋衬映得如此优美谐调，这一切不禁令人心旷神怡。

怡。渔人安详地撒着鱼网，海鸥盘旋在平静的海上。万物谐和，似乎坠入一种岑寂的气氛里——甚至鹭鸶的悲鸣也同牛群颈铃的叮当声互相应和；牛群在山谷下沿着一条景色诱人的小道鱼贯地缓步前进，向着挤奶棚走去。我带着一种不可言传的喜悦，尚未来得及凝视——倘若再一凝视，会使人禁不住喘息——这时，我的灵魂全部扩散融入这片景色之中了——而且，它仿佛变成一切感官，在几乎是平静的微波中滑动，或与清新的微风合为一体；或者，张着神仙的双翅，翩翩翱翔，飞向那环绕着壮丽风景的雾山。驰骋的幻想越过一片新绿草地，这草地比在我眼前经曲海岸上的可爱斜坡还更秀美——我屏住气停歇下来，怀着新的喜悦，追寻令我惊异的情思，当我潮润的眼睛从下面的茫茫大地转向苍穹时，我的视线就透入了那羊毛一般的彩云，它使湛蓝的明空变得柔和美丽；而且，我不知不觉地就回忆起我孩童时代的梦幻；我停在上帝的脚下，在他令人敬畏的宝座前，深深鞠了一躬。

我亲爱的朋友，有时你会惊诧我天性上的偏爱——但，这就是我灵魂中的温度——它，已非充满青春活力的生命的壮年时期。多少年来，我曾经平息一种奔腾的急潮——辛劳的工作会把我的情绪纳入有条不紊的进程——这种急潮无时不与河川互相抗争——我应当热情地去爱它，去赞美它。否则，我就会陷入悲戚之中。我曾经接受过的爱的象征，就是教我在天堂里寻欢作乐——纯净一下这颗被迷惑过的心灵——我的心头仍然在闪光发热——不要重复斯特林的话，有人鲁莽地问：“玛利亚，你的心还是

热的吗？”^①啊，天呀，已经够了。心已被愁苦和残忍冻得僵硬——我的天性仍能战胜它——假如我回首已往的欢乐感到脸红的话，那也是被谦逊增强起来的一种玫瑰色的欢乐；因为这种谦逊和羞涩的红晕正像产生它们的感情那样明晰可见。

说了我的散步情况，就不用再说自从我来到这里后体质上的改变；甚至当我稍稍发胖时，我就恢复了运动。去年冬天，恰在这个时候，我碰上丢弃私生子的不幸事件，我的轻率使我陷入一种未曾经受过的孱弱状态里^②。在瑞典居住的一段期间，在到达东斯伯格以后，每夜，一种和缓的狂热把我攫住。偶尔，我发现一条小溪，渗透岩石，汇流到饮牛的一个深潭内。我想，这是一种含铁的矿泉水，无论如何，它是纯洁的；海水对病人会产生良好效益，我相信，依赖空气、锻炼和风景的变换，比依赖药物好得多。因此，我下了决心，每天早晨一定去海边散步，好从山泉女神身上寻觅健康，分享供给乘凉者的饮料。

机缘同样引我去发现一种新的快乐，这对我的健康同样有所裨益。我希望利用生活在海边的机会去洗海水浴；但大海不可能接近城市，所以不太方便。我向你提及的那个年轻女人，她决心划船把我送过海，停在岩间；可是，因她有孕，所以我坚持拿起桨，学习划船。划船并不难，还有什么锻炼比这更加令人快活的呢！我不久就划得很熟

^① 罗伦斯·斯特林的《在法意悲伤旅途上》(1760)一文，记述了一位旅客约利克听了玛利亚诉说的悲伤故事后，泪水浸湿了他的手巾。玛利亚要为他洗涤手巾，但他问她洗后在哪里晒干，玛利亚回答说，在她的胸脯上。约利克问：“玛利亚，你的心还是热的吗？”

^② 作者从巴黎写给她的一个情人的信中，提到她如何断绝了她的私生婴儿，因而患感冒；同时，她开始担忧她的情人不再爱她。